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一四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編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愨人

錢嘉徵孚于叅閱

陸莊簡公集

疏

陸光祖

計吏屆期敬陳飭治要務以重大典疏

計典

竊惟我國家做成周六計之意以三載課群吏而殿
最之吏治之隆超軼往代每當大察之歲銓憲之臣

凡所爲條條章程，綜核名實，則亦既纖悉臚列矣。爲治不在多言，不當復爲枝葉之詞，以煩宸聽。願諸臣所言者，法也，非行法者也。人臣受事，幸得一當，以報國家，當有先資之言，以上告明主，而下以告諸天下。使曉然知皇上振飭至意，予以祛積習，興利治令，就酌議開坐上請，伏望皇上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曰禁餽遺。夫交際之禁，無慮三令五申，然而禁之

必不止也。甚者言行悖違，且爲世口實矣。此何以故？賢者闇然自修，清畏人知，而衆人拘于故常，以爲是孔孟所必受耳。臣謂欲禁餽遺，當自要路諸臣始。夫臺省銓部，旣業已與聞淑慝，乃必待臨事而後杜絕竿牘，抑何晚也。士砥礪名節，雖不待禁令，自飭廉隅。而臣獨以爲大計之歲，更宜峻絕，明示天下以廩然之義，先以其身處于至峻至潔之地，而後秉正持公，除奸去暴，無怍志焉。請自今伊始，凡臺省銓部有計吏之責者，卽無與外吏通，外吏抱牘而以幣交者，雖

非苞苴聽臣等糾舉五城御史及緝事衙門將差人
拏究夫天下之爲吏治病者豈不以貪耶新沐者必
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今亦臣等彈冠振衣之會也臣
故以爲欲禁餽遺宜專自要路始則今可行今行于
重地則不煩禁戒而響應必多臣亦願諸臣不但闇
然自修而寧皎然以其身爲標使天下志意一新若
曰自潔其身耳則廉者士之常不必徼威靈于皇
上可也

一日禁請託夫知人雖難然而人亦非難知也士業

已爲政才斂鈍品隆汗力強弱有耳目所共睹記安
所遜聲遜景哉而黜陟之舉或不協人心則以有力
者往往爲不肖吏與援左右竊可否之柄而撓我士
人操毀譽之權則以其毀譽之權而撓我彼且陰徇
私情而陽託公論自非卓然獨立孰能不爲所撓一
爲所撓而網漏于吞舟之魚矣臣今與諸臣約凡有
爲諸吏道地者吏雖素非不肖卽以不肖斥矣素不
肖猶可末減卽從重斥矣臣非敢務爲苛刻但三載
一點幽而繫緩得免僅僅取一二屢經指摘及已經

劣陞者備員塞責。臣亦何辭以對被察諸臣。若使臣等不預告于皇上。但當事之時。力爲執持。則雖能必關說之不行。而不能必其無關說者。臣今旣先事而言之矣。使天下曉然知大典之必不可干。而外絕奔競之端。內杜是非之口。如猶有嘗試臣等。而庇護不肖。臣等指名叅究。若臣等猶不能矢堅一心。自食其言。事竣該科道官叅究。臣無所辭罪。

如此而後可以服人

一舉清吏。往歲常舉卓異矣。豈非彰善癉惡之一盛典哉。然至于今。有遺議。何也。士瑰意琦行。固命之曰

卓異機智多能、亦命之曰卓異、夫使機智多能之人、
得以蒙曠典、被榮名、超然使衆人不得伍、而天下始
有不平者矣、夫天下之所不足者、非才也、語曰銅章
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陛下獨不得廉清之士
與共天下耳、臣望

開官六計弊漸吏皆以廉

陛下無舉卓異、而舉清吏、特詔

臣等行撫按諸臣、廉訪公論、以若節獨行、飲水茹蘗、
如昔海瑞、丘橐、孟秋其人者、列爲一等、以公廉寡欲、
闇修實履、如管袁洪、愈嚴、清宋纁其人者、列爲一等、
撫按同五花文冊、揭報本部、臣等忝酌僉同、于大察

畢日。列名上請。如得其真。雖數十人不爲多。如不得其真。雖數人不爲少。皇上特賜宴賞。或勅本部紀錄。舉後如有改節。以負特恩。較貪之吏。誅戮倍之。夫舉卓異。天下將矯虔。勢詭而驚于名舉。清吏天下必○天○榜○刻意厲行。而修其實。化貪爲廉。在此一舉。願陛下力行。無忽臣之言。

一曰惜賢才。夫人心自有公。賢才者。人心所共惜也。然而大計之典。間不免焉。無論大計。卽居常所睹聽。其爲國任勞。爲法任怨。至僱微青。固有其人。豈此所

稱賢才者其舉動遂出他人下哉人情喜和同忌立
異庸衆之儔碌碌無奇雖有瑕垢易于含容好修而
敢任者真誠任事爲國如家然而已舉其廉誰居其
○內○人○所○難○言○貪已居其能誰居其慳居其廉居其能者什一而不
肯居其貪居其慳者什九其數固不勝矣間有意氣
自喜或未盡底粹白有樂道而譽之者則必有借詞
而攻之者于是曲求其瑕類而暴揚其所短求其過
而不得則目之曰此好名此喜事夫使好名而賄賂
以求之趨赴以求之名故不足貴耳如使以實求名

則雖未能忘情于世譽而國家實得其任事之用士之好名何負于國萬一大計而以浮言中之是刈草而及蘭往事可鑒也臣請勅下撫按諸臣凡遇才品素優真心爲國者卽有疑忌之言務察諫論所由毋使卑污貪婪之人而庸碌得免而高明卓偉之士以微文蒙譏部院咨訪悉體此意若夫虛譽雖隆實德則病致來指摘自有與人之言在臣無容庇之矣

一曰慎諮訪夫今部院所據以考察者有二曰考語曰諮訪爲重考語之說者曰撫按日與群有司相習

其才品耳而目之。甚核也。一夫之類。不可爲憑矣。爲重諮訪之說者曰。撫按之勢尊。而下飭貌以爲工。故名實易淆也。非集思廣益。其道靡繇矣。夫使二者皆不足盡恃。而部院之法始窮。然不能于二端之外而別爲奇。無亦申飭于二端之內而已。除考語業已屢奉明旨。寧實勿文。寧詳勿略。計撫按諸臣。必能仰承德意。獨諮訪一節。其責在言者有二。在聽言者亦有二。夫挾私而在是非。雷同以爲臧否。俱不足論。惟就賢者之過論之。聖門之學。患不知人。進賢退不肖。莫

非王事而士大夫動誘于不知託于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不知則不明知而不言則不忠此其過在不任是非古聖帝官人必言曰載采采而聽言信行聖人不以一時必其終身乃今意氣偶同雖明知其不善而力爲庇護曾經薦舉雖明知其變節而曲爲游揚此其過在太任是非此二者凡大小諸臣所當均任其責者也獨見獨聞未可爲據則必叅之于同今諮訪諸臣平時漫不加意時至事迫道聽一言信若符契雖私揭傾人法之所禁猶或藉以塞責尚暇計

真贖耶。此其過在講求之不豫。衆好衆惡。未可爲據。則必斷之于獨。人品未嘗變更。而可否初無定論。此其過在折衷之不斷。此二者。凡銓省臺諫諸臣。所當均任其責者也。伏乞天語叮嚀。此臣工同心體國。勿分爾我。無作好惡。勿玩愒而後時。勿依違而徇衆。則言者聽言者。交修其職。而微獨計典。將蕩平之治。臻是矣。

覆湖廣巡撫李楨肅吏治以奠民生疏

吏治

看得李楨條陳重責成等六事。俱有裨于吏治。臣等

皇明經世編

陸莊簡集

吏治

七

平露堂

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請定奪。

計開

一重責成前件，夫守令臧否，專責成于司道，所屬各官，有貪縱而不從實開報者，聽撫按糾核，以罷軟議斥。節經本部題請，明旨申飭甚嚴，然有司之貪縱日聞，而司道之因循如故。今之挂彈章，未必非昨日之署上考者也。雖有議斥之令，卒未見撫按有以品擢不當而彈一司道者。法令不行，故人情愈玩。查得十七年十一月內，本部曾以知縣陸策不職，查叅許國

贊等。人心稍惕。合無申諭諸司道官。務精心諮訪。明
註官評。毋徇毀譽。勿任喜怒。而報到考語。撫按察有
徇情。輕卽詰責。重則叅究。其所叅訪有司。卽併列司
道考語。則有無欺枉。一覽俱見。應否併究。卽于疏內
及之。撫按官自當詳求博訪。使一省人材。常若燭照。
但不當偏任輕委。致生事端。若撫按先未了然。又何
從而知司道官品。隲之不當也。

一嚴薦舉。前件薦舉之弊甚矣。每撫按薦章。名稱其
實者固多。紕繆濫溢者不少。揆厥所繇。有巡撫明知

其不肖以巡按庇護而不得不薦。有巡按明知其不肖以巡撫推轂而不得不薦。有前官已舉而受代者不欲異同。有未履地方而養交者已多延譽。種種弊竇不可勝舉。大抵撫按雖獨任其權而未嘗不徧諮其實。司道亦陰操其柄。而又陽得以辭其名。故兩相負也。今巡撫李楨欲明開所舉之人。深得集思布公之意。合無撫按薦疏。卽明開係某官舉。與臣某諮訪相同。夫司道言之。而撫按卽用其言。脫有不當。撫按固不得諉。然達視其所舉。則因以甄別舉人者之優

劣得失亦未必非激揚吏治之一機也。

一實考語前件考語者所以狀其人之臧否淑慝才不才貴于實錄豈以麗詞蔓語而競藻以爲工諛詞以爲媚哉如前貪後廉猶曰改行自新乃前考已稱衰老復註強壯則悖之甚矣又人臣報政期于正直是曰是非曰非古人用意忠厚雖稍諱其詞曰簠簋不飭曰帷薄不修然未嘗飭非以爲是也今摹擬無能則曰長厚摹擬衰邁則曰老成夫長厚老成豈所以爲貶辭哉而令人讀之如射覆然合無行各撫按

官轉行各司道及府縣官務要直書年貌才守俾簡明數語洞悉平生。其有支蔓不切諛媚不情。縣以報府。府官卽行駁回。府以報司道。司道卽行駁回。司道以報撫按。撫按卽行駁回。各令改正另註。撫按若不駁回。致薦劾并賢否冊內。有仍前浮冗。聽臣等及科道官叅究。務使向來靡詞陋習爲之一變。

一慎論刺。前件論刺之當慎也。甚于薦舉。何者。本部遷除黜陟。全憑考刺。一見瑕類。輕則劣陞。重則考察。若使砥礪廉能之士。一旦蒙以不肖之名。不獨一人

蒙冤而將使用。含舛錯。勸懲無據。卽出于無心。已爲
憤昧不職。况意在修冤。媚嫉賢良。此仁人所進之四
夷而不與共中國者。據巡撫李楨所言。長武知縣梁
道凝。治行循良。卒置劣考。又云。睚眦之怒。報復終身。
言色之乖。貽累後裔。其言似有所指。夫梁道凝。雖以
劣陞王府。乃其置劣考者。其人尚可考。而知臣謂欲
傲將來。必懲既往。合無容臣等卽行巡撫李楨查其
如此則自不致傾陷矣。狗私註考姓名。果有實跡。不妨奏請究治。庶傾害之
徒。知有所憚。而不敢肆矣。

一防宦成前件，士之廉有三，有明義理而不屑苟取者，有畏名義而不肯苟取者，有保富貴而不敢苟取者。今巡撫李楨所言，宦成之士，蓋所謂保富貴者流，勉強于始而變節于終者也。始也以廉謹爲筌蹄，旣也視義理若弁髦，恣厥所由，亦有二端，發身進士，以聲名旣起，已獵薦剡，縱有出入，坐致崇鉅，舉貢二途，則日暮途窮，計畫無復之，自度資程所至，如是止耳，故舉初修而盡喪之，甘心也，合無行各撫按官于歲月已久，曾經薦舉各官，詳加諮訪，如有改節貪婪，不

時論劾，毋以初冒賢聲，遂從姑息，其有堅持一節，不自菲薄，弗拘資格，一體超遷，則人皆思奮矣。抑巡撫所指，蓋謂郡邑諸小吏言耳。夫尊位者，亦有宦成焉。

樂此尤為本論也

大臣法小臣

一公品隲，前件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初非以資位為軒輊也。近來彈劾每及於甲科，薦剡不遺于鄉貢，所謂偏任資格，似亦稍破拘攣。維是重于顯秩，而忽略小官，往往有之。是以卑官微秩，或不檢者，冒得美遷，而未有指摘其僥倖。畏法者含冤就斥，而未有

伸理其無辜。故使奸猾得志。悃悃見抑。陟不足以勸。黜不足以懲。其所關係。豈一二小吏已哉。合無行各撫按官。無論州縣佐貳。有親民之責。雖下至驛遞河泊。閘壩。蒐瑣諸職。亦務詳加諮訪。悉其行能。毋以工于奔走。輒畧美詞。毋以一言忤指。遂爲驅逐。果有賢能。如趙蛟。楊果之流。不妨舉薦。本部一體錄用。至于巡檢。以詰僞爲功。防其喜事。倉官必周歲起送。稍寬文罔。務使人人爭自砥礪。無倒置不均之嘆。要惟在撫按加之意耳。語曰。一介之士。存心愛物。于人必有

所濟豈以撫按專制一方殫意彰瘝而吏治顧有不興者哉。伏候聖裁。

萬曆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依擬行。

覆湖廣巡撫李楨祛浮頗之習以振風紀疏
風紀
看得李楨條陳二事均有裨于時政，令就開立前件議擬上請定奪。

計開

覆疏共四條，今節采其二

一、文具太冗，前件臣惟世之治也，以質不以文，尚行

不尚言。今天下之尚言而入于文也極矣。詔旨太輕。人心太玩。卽如簡牘細事。屢奉明旨。尚沿舊習。至于條議覆奏。委爲繁冗。甲可乙否。朝更夕易。悉布而下之四方。以致簿書填委。實無補于理亂之數。今巡撫李楨欲清文移。而探其原于覆疏者。臣等誠不能辭其責。請乞皇上申飭大小臣工。務崇實政。無尚虛文。事有數言而可盡者。勿浮蔓其詞。有節經建白而方在奉行。者。毋勦襲其語。有滯碍而必不可行者。勿輒議紛更。寧簡毋繁。寧質毋華。臣等議覆。悉照此行。

如有仍飾空言，煩瑣可厭者，臣等立案不行，因以嚴最其人，期于言必可行，行必可久。不然則臣等所爲覆楨疏者，抑又贅詞也。

一體統太褻，前件臣惟國家所以命令臣下，特有紀綱耳。上無假借，下無僭踰，故指臂相使，而法令易行也。而一二熟軟之士，外以徇人爲悅，而內以自便其私，遂卑異其禮，諛媚其詞，久之則以爲固然，稍有執持，反謂倨傲。夫居常而業已漸褻其體，臨事而安肯獨持其法，以致名分倒持，事體牽制，誠有如巡撫李

積所云者。合候命下。行撫按各官。務各秉風稜。正身率屬。凡監司之于郡縣。有方正自持。凜不可犯者。必端人也。卽薦達之。有惟務側媚。决裂體統者。必非端人也。卽論斥之。凡相見禮儀。俱遵照憲綱行事。一切迎送餽遺慶賀宴會。悉爲禁止。大抵上下相臨。寧過于嚴。勿過于褻。以此品階當思過半矣。伏候聖裁。

覆請申明職掌會推閣臣疏

會推閣臣

題爲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本月十五日申時。伏蒙 皇上召臣光祖。與志臬。至會極門。傳奉勅諭。

初未知爲何事，恭捧到于朝房，然後知爲陞趙志臯
禮部尚書，張位吏部左侍郎，俱入閣辦事。始臣等微
聞申時行等密薦二臣，今乃果然。臣等素知二臣之
賢，士論稱爲正人君子，望其柄用。今皇上信納閣
臣之言，用之輔理，良協輿情。臣等不勝忻躍，但事關
職掌，有不容不言者。夫爵人于朝，與衆共之。祖宗
定制，凡大臣員缺，吏部與九卿會推，請旨簡用。至推
吏兵二部尚書，各邊總督，及內閣大臣，則九卿之外，
可復益以六科十三道，蓋其任愈重，則舉當愈公。詢謀

以爲家幸矣

公此疏得大臣之體如此

僉同。方敢推用。實所以廣忠集衆。而杜偏聽之奸。絕阿私之患也。自大學士張居正用事。閣臣進用。始有不由會推者。意在市恩。蔑棄成法。天下共言其非矣。今時行等所薦。固爲得人。即使會官廷推。二臣資望安知不在所推數中。奚庸私薦哉。臣愚以爲會推大典。祖制決不可廢。私薦內降。其端決不可啓。伏望

皇上俯納臣言。以後閣臣員缺。仍勅吏部九卿科道官。照例會推。疏名以請。廣衆大廷之中。孰敢蔽賢。亦孰敢私所厚。庶朝廷有大公至正之體。而所舉之

臣亦有光榮得以殫心而任事矣。若一聽之獨舉密薦誠恐異日徇私植黨之禍。殆有不可勝言者。臣待罪銓衡不敢不爲國家存深長之慮。冒昧上言。不識忌諱。伏望 聖明裁奪。謹題請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新簡閣臣。你每旣說士論稱服。元輔所薦。足見至公。今次斷自朕心。原不爲例。以後還着會推。

覆永平伯夫人趙氏請襲爵疏

外戚封爵

吏科抄出。中軍都督府帶俸已故永平伯王偉妻夫

人趙氏奏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抄
出到部送司案查嘉靖八年十月內該本部會議得
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削平僭亂大有功于社稷者
不授其已封襲見任公侯伯者合無終身之外不許
奏襲此後皇親駙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賣
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
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等因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未
有我 皇祖亦未有制典魏定二國公雖爲戚里實

開國佐命靖難元勳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坐
都照舊襲封其餘以爲戚里濫膺重爵名器旣輕人
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其中有于先朝恩命及已
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又查得嘉靖二
十五年五月內已故安平侯方銳妻侯氏奏要將庶
長親男方承裕承襲父爵等因該本部覆奉 世宗
皇帝聖旨陳后朕元配比今日中宮不同功存濟難
伊父受恩未久不爲例承裕准襲伯爵一輩欽此欽
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中軍都督府帶俸

已故永平伯王偉妻夫人趙氏奏要將男錦衣衛帶
俸指揮僉事王棟承襲父爵一節、爲照外戚之封伯
爵、例不世襲、典制甚明、王棟難以援比、方承裕之事
查得十二年六月固安伯陳景行孫陳承恩、曾授都
督同知、十七年四月都督同知鄭承憲男鄭國泰、授
錦衣衛都指揮使、俱係特恩、原非定例、但王棟係中
宮親弟、其恩禮視諸國泰似應稍加、臣等酌議封序
有制、不宜過厚、以開倖門、尊卑有等、亦宜差異、以存
國體、今查都指揮使之上、則有都督僉事、與都指揮

使並係正二品官，而衙門則崇，若酌量以授王棟，揆之鄭國泰，略爲優厚，情理相安。但並非制典所載，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謹題詩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陸莊簡集

外戚詩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五

華亭

陳子龍 臥子 徐孚遠 闇公

編輯

宋徵璧 尚木 李 雯 舒章

宋學璟 光 萬 叅 校

宸斷大工錄

疏

潘季馴

題為陳愚見議兩河經略疏

兩河經畧

丁漕二臣每多水少越注之
臣聞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

臣同心也

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



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河淮而東入于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

武家墩水堰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
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
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
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
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
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
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食既久
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鱉而當事
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詎知

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
 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
 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
 潰。此崔鎮諸口所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
 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
 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
 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
 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
 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

一處使水刷沙此濬公本首所在

并河

置之勿濟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于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于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

之說僅可施之于閘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濟何期

介甫試之而不效者不但其人

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

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于磨

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

于壩，任其宜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

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

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河欲北而乃

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

洪水乃過頽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

此王

治水播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并二竇而不使之少殺，取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蓋可想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邲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閩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

河之水多泥，其原在○于，像皆上，鬚北亦前人未察

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
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
之沙非極湍急必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
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卽以近事觀之
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
遂涸去歲水從崔家口則秦溝遂爲平陸此眼前事
也又何疑哉緣係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略
以圖永利事理具題請 旨

計開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旣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爲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爲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伏候聖裁。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包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旣無真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東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繹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倣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太黃隄原址，查有迫近去處，董行展築。月隄仍于兩岸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

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廐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劬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縷隄徒糜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爲淮城北隄除掃灣單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于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伏候聖裁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于漕撫，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卽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令車壩。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奈何法久漸弛，五閘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修理，嚴司啓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卽行封閉。惟遇鮮貢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

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壞良規伏候聖裁
一議躬建滾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水濁固不可
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西岸爲堤所固
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城鎮下
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
無各建滾水石壩一座比堤稍卑二三尺濶三十餘
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而
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
而隄自固矣伏候聖裁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爲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濶。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面濶二三里。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旋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李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况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

餘里豈能阻碍河流故臣等以爲不必治亦不能治
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卽所以治海也別鑿
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于事伏候聖裁
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淮弱每每
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
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
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
真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
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奔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

桃清三分之一而三議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瀾茫築堤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桃清遙隄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河浦等閘議嚴啓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安高寶興盭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伏候聖裁

題爲條列河工事宜疏

河工事宜

臣會同漕運巡撫右侍郎江一麟議得工役繁興料
理宜預官夫蝟集調度須周若不先爲申明未免臨
事舛錯除兩河疏築之議另行具陳外所有一二事
宜不得不上煩聖聽者敬列條款擬議上請伏望勅
下施行

計開

一議支放照得鳩工聚材出納甚瑣收掌銷算頭緒
頗多稽覈不嚴必滋破冒臣與撫臣百責攸萃兼以
閱視不常無暇躬親經理合無比照昔年邳工事例

將請發銀兩俱解淮安府貯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料府佐等官開數赴各該分督司道官覈實給票赴兩淮巡鹽衙門覆覈掛號方許關支每季終該府將票類送巡鹽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回附卷通候工完類覈造冊奏繳伏乞聖裁

一議分督照得河工浩繁道里遙遠若非多官分理不免顧此失彼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首尾遇有陞調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須另委補替文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

無措何以望其竣事而底績也。合無俯念河工重大，如遇前項相應離任官員，容臣等暫留完工，稽其勤惰，別其功罪，請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覲覲不萌，而事易責成矣。伏乞聖裁。

凡有與在責之親民官別事易集而無

一議責成，照得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

易集也。

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

贅疣，卽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妨工債事實由于

此。目今大工肇興，諸務叢挫，若非責成各掌印官，鮮

克有濟。合無興工之後，一應派撥夫役，買辦物料，俱

以責之各掌印正官躬親料理仍選委賢能佐貳管押夫役赴工不許將陰醫等官搪塞如有仍前玩愒派辦失宜以致夫役逃散物料稽遲該司道官卽時叅呈以憑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理河工諸臣一體分別題請施行伏乞聖裁

一議激勸照得各工委官出入泥淖櫛沐風雨艱辛畢萃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賞誤事獨重其罰此人心之所以懈弛而事功之所以隳墮也合無工完之後容臣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任事勞苦倍常者俯

賜破格超擢。庶人心爭奮而百事易集矣。伏乞聖裁。
一議優恤各工夫役。計工者每方給銀四分。計日者
每日給銀三分。而本籍本戶幫貼安家銀兩。有無聽
從其便。茲亦不爲薄矣。但貧民自食其力。衝寒冒暑。
暴風露日。艱苦萬狀。縱使稍從優厚。亦不爲過。合無
每夫一名。于工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石一年。容臣等
出給印信票帖。審編之時。許令執票赴官告免。州縣
官抗違。許其赴臣告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
矣。伏乞聖裁。

一議蠲免。照得淮揚河患頻仍，民遭昏墊，稱最苦者。如淮安所屬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鹽城、鳳陽所屬泗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縣、十一州縣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長，凋敝極矣。適今大工興舉，用夫頗多，舍近取遠，鄰封未免有詞。而此中流移貧民，亦賴做工得食，少延殘喘，應派夫役，既不容已，應輸賦稅，復加責辦，實爲繁苦，合無軫念災極民窮，姑將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起運錢糧，特蠲一半，行臣等揭示通知，俾催科少寬，人樂趨役，伏乞

聖裁

一議改折照得大工肇興費用不貲帑藏空虛旣難
撥括閭閻窮困又難加派臣等竊聞太倉之粟可備
八九年之食積愈久而粟愈朽故官軍之情有不願
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未爲不可合無暫將今
歲漕糧除淮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兌運外其淮南并
浙江等省姑准改折照例正兌每石連耗米輕齎折
銀七錢改兌每石連耗米折銀六錢卽以五錢給軍
正兌尚餘銀二錢改兌餘銀一錢兌運停止官軍應

卷之一
得行月糧俱可免給。以正額解京。而以餘銀并行月糧。畱發河工支用。總計可得九十餘萬兩。以運軍應得之數。而濟國家大工之需。在內帑無支發之煩。在閭閻無徵派之苦。在朝廷爲不費之惠。在河工免缺乏之虞。所謂兩利而俱全者也。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可允行。河工幸甚。伏乞聖裁。

一議息浮言。臣等切惟沿河固難。知河不易。故雖身歷其地。猶苦于措注之乖舛。而况于遙度乎。但勞民動衆之事。怨谷易興。而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起。至

於將迎之間稍稍簡略。則以是爲非。變黑爲白者。亦

議論一。關任事者。難以以此持而事。

不可謂其盡無也。憂國計者以急于望成之心而偶

功不可成矣。

聞必不可成之語。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

局者意氣因而消沮。官夫遂生觀望。少爲搖奪。隳敗

隨之。勉強執持。疎逃難達。其苦有不可言者。伏望

皇上俯垂鑒照。容臣等殫力驅馳。悉心料理。寬臣以

三年之期。如有不效。治臣以罪。伏乞聖裁。

黃河來流艱阻疏

修復黃河故道

臣等猥以謏材。謬膺重任。欲求萬全之策。以報 陛

下罔極之恩、食不甘味、寢不貼席者三月矣、而卒未能快于心也、竊惟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爲魚鱉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迤南之患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等已于前月二十八日會本具題、陛下俯從臣請矣、然其太可憂者、不在此也、臣等初抵淮安、卽詢黃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等喜以爲此黃

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餘。則臣等又喜。以爲此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則爲胡佃溝。爲梁樓溝。爲北陳。爲雁門。集爲石城。集而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卽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其間淺深俱不能荅。臣等卽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琰。前往測度。隨據王琰揭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坡。一望無際。原係民間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

也。臣等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等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卽是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臣等當督管河道副使邵元哲等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閱視間。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隨據

地方鄉老靳廷道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迹見在儘可開復臣等卽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探河底俱係滂沙見水卽可衝刷臣等復督各官駕小舠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淺阻河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蕭縣地方一望瀾漫民無粒食號訴之聲令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爲壑城中潴水爲



池居民逃徙，官吏嬰城難守。凡今題請遷縣，臣等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并合汴沁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等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浮橋而不考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爲無虞耳。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之故，輒可墜乎。臣等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

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爲秦溝。止
因河身淺澀。隨行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
逾尺也。前曰決。河之變。要言。臣等是以夙夜爲懼也。臣
等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
因而寢閣。臣等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爲辭。實非
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叵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
決。罪將安辭。目前旣有一河可通。姑爲苟安之計耳。
而不知臣子任君父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
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

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變遷之後。何處不溢。何年不決。寧獨不慮之乎。臣等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旣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旣安。則秦溝可免復衝。

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臣等以爲復之便。至于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等之所以盡忠于陛下也。

查復舊規疏

通濟築具

臣潘季馴謹題爲乞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臣等謬膺簡畀。肩厥鉅艱。日夕兢兢。惟恐一事未周。有負任使。茲幸廟堂主持。諸臣効力。導河防決之工。駸駸

然有涓埃之驗矣。但于淮安一帶閘河終有水安者。臣等初至地方。目擊淮安西門外。直至河口六十里。運渠高墊。舟行地面。昔日河岸。今爲漕底。而閘水湍激。糧運一艘。非七八百人不能牽挽。過閘者。臣竊怪之。詢之地方。俱云自開天妃閘後。專引黃水入閘。且任其常流。並無啓閉。而高堰決進之水。又復鎖其下流。以致沙淤。日積萬曆五年。河渠堙塞。隨溶隨淤。不得已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方得通舟。臣等乃決意開復通濟閘。以引范家湖清流。且請修舉陳瑄故事。

嚴其啓閉。隨該工部覆奉欽依。咨行遵照。見由通濟
閘引水濟舟。河身亦覺漸刷。數年之間。或可復故矣。
但沙淤可免。而湍溜如舊。牽挽不易。而啓閉甚艱。且
聞淮河暴發。亦有渾流。臣等求其善處之術。而未得
也。隨行據司道等官。郎中張譽等。博訪志傳。查得永
樂初年。原由海運淮郡。與黃淮二河隔絕不通。後因
平江伯陳瑄疏清江浦之渠。引水以通淮安。東南運
艘始得直達京師。復慮黃淮之水。泥沙易淤也。乃建
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啓閉。鎖鑰掌之。漕撫開放。

屬之分司。法至嚴矣。復慮水發之時。湍急難于啓閉。又于新莊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水頭。水退卽去壩。用閘如常。延至嘉靖八年。壩禁弛。河渠淤塞。該漕運都御史唐龍。河道侍郎潘希曾。題奉欽依。仍復舊規。載在簡冊者。班班可考也。數十年來。初議浸失。前患復滋。臣等詢之地方耆宿。皆云。運渠卑隘。最易沙淤。淮地低窪。最易盈溢。若倣古人之制。嚴啓閉於春冬之時。築外壩于伏秋之際。則非惟河身無壅墊之患。而山廬亦無浸潦之苦矣。臣等反覆思惟。請復舊規。爲

便及查每歲三月以前糧運俱過六月初旬鮮貢已盡其餘船隻皆可盤壩並無妨礙卽如鎮江京口關遇冬築塞入春方啓其例固可援也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每歲于六月初旬一遇運艘并鮮貢馬船過盡卽于通濟關外暫築上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由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仍舊開壩用關庶于國計民生兩利之矣

申明鮮貢船隻疏

貢船批准

臣案照萬曆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准工部咨每歲至

六月初旬，伏水將發，卽于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仍將題准明旨，刊示各閘之上。臣等通行欽遵。聞今歲遇閏五月二十二日，卽已入伏，相應先期築壩。誠恐鮮貢船隻所至後期，預咨該部轉行早發。去後，今准前因。該臣會同漕撫右都御史江一麟議照清江裏河向因外河伏水帶入泥沙，致占漕渠。應照先臣陳瑄舊規，先期築壩，已經題奉嚴旨，通行遵守。今南京該監移文，旣謂冰鮮鮓魚在五月初旬，楊梅

在小暑之後各採完。若肯較常早發，沿途無滯，計五月二十以前。二項鮮船俱可趕到。若至入伏之日，各船愆期不至，勢難久待。隨經咨覆該部，及延至入伏之日，定行築壩外，但恐各監拘泥故常，逗遛不發，延至壩成，又以盤船不便推諉，臣等不無掣肘。况所進冰鮮不多，盤壩只須頃刻，即使盤車不便，亦可預撥馬船停泊壩外。鮮到之日，對船搬剝，亦無妨礙。漕渠關係甚重，似當量從權宜。伏望 皇上軫念國計，勅下該部，申飭南京守備衙門，每歲冰鮮船隻較常催

一
卷之一
三
一
憤早致務在伏前旬日抵淮不至有碍築壩萬一愆
期卽從天妃壩車盤或預撥馬船停泊外河般剝著
爲定例庶臨期不致妨阻而漕渠永無沙玷矣

河工告成疏

河工告成

題爲恭報兩河工成仰慰聖衷事萬曆七年十月據
管河郎中余毅中管河兵備管田等道叅政龔大器
等會呈職等將派定工程鳩夫辦料刻期興舉自萬
曆六年九月十五等日興工至今陸續通完訖總計
築過土隄長一十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三尺一寸

運道必阻。此前歲之覆轍也。三省輩未之知乎。臣前
至泗州時。有以清口淤塞語臣者。臣應之曰。清口既
塞。則泗州城外之水。從何宜洩。而今乃消落。婦漕若
是也。語者詞少澁。然臣猶不自信。隨率南河郎中張
譽等。駕扁舟。從諸湖中。泛至清口。直抵清河縣南。逐
一探試。得河湖相連處。所匯爲巨浸。萬頃茫然。中間
深淺不等。自一丈五尺。以至四五尺。一入清口。淮水
方有歸東。以四丈之繩。繫石投之。未得其底。蓋水散
則淺。水聚則深。其理然也。今三省輩欲加疏濬。不知

何從措手。又云二者以徹高堰爲要。此時清口水僅三尺。近堰之外深幾二丈。是計其水所從洩清口難而高堰易也。此又譎張甚矣。夫清口深逾四丈。堰外見有乾灘。水勢迥異。萬目昭彰。誰能掩乎。且其揭不行于高堰。初議之時而行于高堰。久成之後不行于淮水。暴漲之日而行于淮水。消落之餘。何哉。蓋緣泗州巨商私販。北至河南。南至瓜儀。勢必假道清浦。運河而各關不免稽留。分司不免稅權。人甚苦之。數年以來。皆從高堰直達爲利。甚大。先任漕撫都御史王

宗沐于萬曆元年築堰斷流而泗人危言四起卑薄不加遂致中圯臣初至之時亦常以游言力阻臣堅執不允繼復詣于高堰迤南五十餘里周家橋至古溝一帶鑿渠通湖而淮安之民又欲比照高堰一體加築臣行司道查得彼處地形亢于高堰淮水大漲則從此漫入白馬湖浹旬不雨仍爲陸地此天然減水壩也如欲加築則淮水暴漲不免增溢而高堰難守然留此以洩異常之水則可如欲開鑿成河淮水從此長流則非特淮場被害而清口亦必復淤俱不

可也。任之而已。泗人無路中通向抱悒悒。茲當臣將去之日。復襲故智。以申前說。而不知其中更有大不可者。夫 祖陵風水。全賴淮黃二河會合于後。風氣完固。爲億萬年無疆之基。地方鄉乘載吳桂方語云。鳳泗 皇陵。全以黃淮合流。入爲水會。萬水朝宗。真萬世帝王風水。該州鄉紳趙卿亦云。淮黃合流。爲祖陵一大合襟。誠知事。今若干高堰等處。從中劈畫一路分之。使抱身之水。反挑而去。萬一有誤。誰執其咎。夫三省輩。偶見淮水暴漲。則動輒以陵寢爲言。至

邳一帶年來篙探及底者。今測之皆深七八丈。兩岸居民無復昔年蕩析播遷之苦。此黃水復其故道之效也。高家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水涓滴。蓋趨清口會黃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故不特堰內之地可耕。而堰外湖坡。漸成赤城。蓋堰外原係民田。田之外爲湖。湖之外爲淮。向皆混爲一壑。而今始復其本體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且寶應石隄新砌堅緻。故雖秋間霖潦。浹旬隄俱如故。黃浦入淺。築塞之後。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

隄環抱淮城並無齧損不特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眙下及山陽興塩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效也見今淮城以西清河以東二瀆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爲逆河以入于海矣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蓋借水攻水以河治河黃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相爲扼而且交相爲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年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祇見其多今則沙刷河身水由地中祇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所曠見也